

尘封的历史书系

CHINESE G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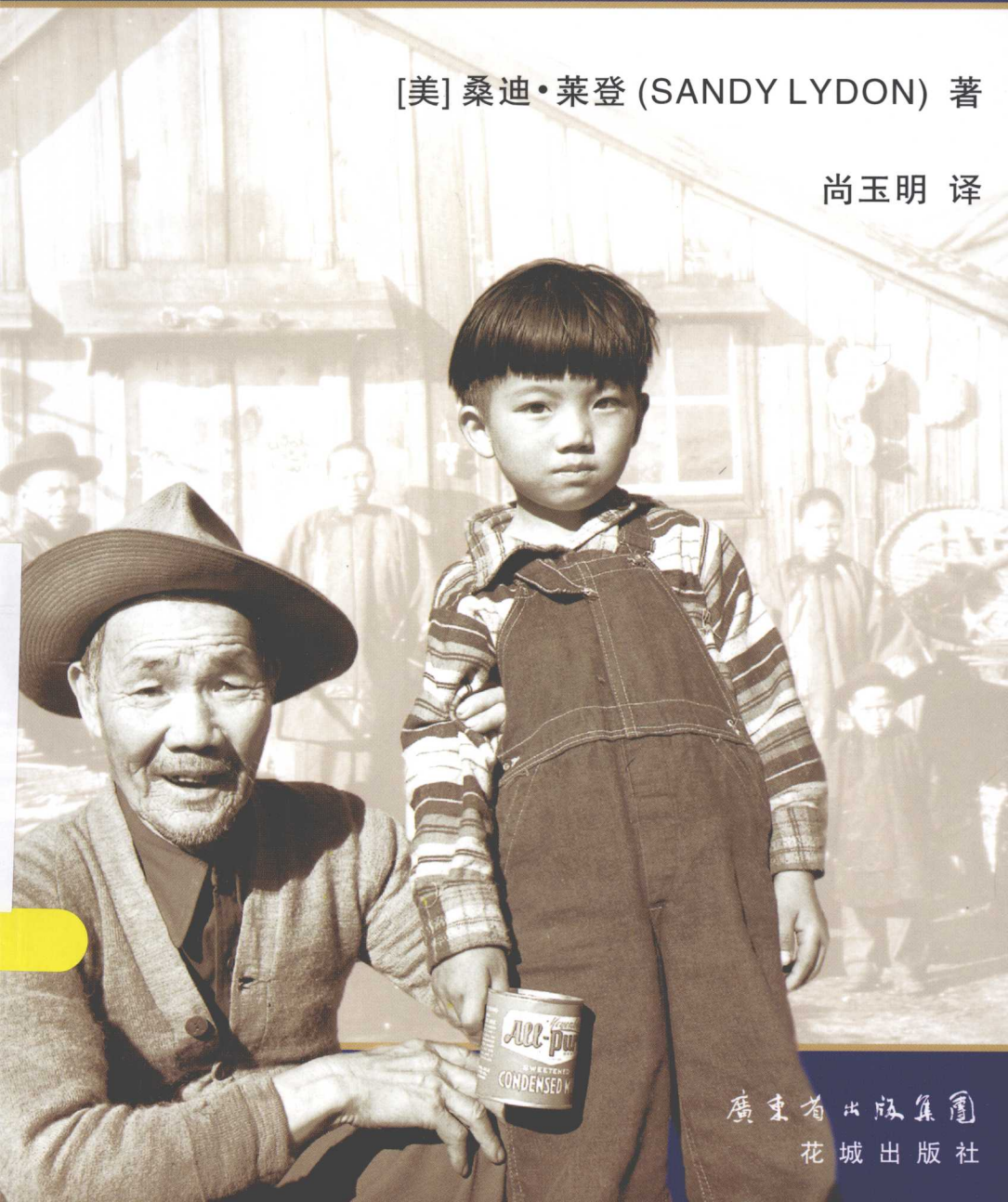
中国金

The Chinese in the Monterey Bay Region

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美] 桑迪·莱登 (SANDY LYDON) 著

尚玉明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013036982

D634.371.2
08

中国金

CHINESE GOLD

中国金

The Chinese in the Monterey Bay Region

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美] 桑迪·莱登 (SANDY LYDON) 著

尚玉明 译



D634.371.2
08



北航

C1645454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0—049 号

© 1985, 2008 by Sandy Lydo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1985, Twentieth—anniversary edition 200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Capitol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的中国人 / (美) 莱登著；
尚玉明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4
(尘封的历史书系)
ISBN 978-7-5360-6629-8

I. ①中… II. ①莱… ②尚… III. ①华人—移民—
历史—研究—美国—19世纪~20世纪 IV. ①D634.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4493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书 名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的中国人 ZHONGGUO JIN; ZAI MENGTELIWAN DE ZHONGGUO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21.5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献给我的爱妻安妮，
为了她对此书的理解和对我的告诫。

中文版序

中国金

——海外华人的智慧、勤劳、忍耐

自2002年我的采访纪实系列《中国的好女人们》等书在世界二十几个语种出版后，我有幸应邀前往一些国家进行发行宣传和参与国际间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讨。作为一个初尝世界的中国人，面对被历史无限伸展的五洲四海，相行而伴形色千姿的人种，以及信仰文化各异的社会，我一时间竟不知从哪里开始我的认知旅程。很快，奔波的疲劳、文化的碰撞和思乡的饥渴，把我引入一个个陌生的家乡——遍及天涯海角的唐人街，在那里既有我故乡休心养神的味道，也有被汉化移植的当地民俗，还有我熟知的中国情：亲情、乡情、友情、热情，以及事情、心情和感情，人情——中国人是被情浇铸的。

唐人街，有的华人称它为“中国城”，英语是Chinatown，它涵盖了几乎在海峡两岸三地和新加坡以外的城市中华人的聚居地，自19世纪在北美洲中国劳工市场的雏形，已发展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引以为自豪的一道华人文化风景线。

我记忆中最初的唐人街好像来自关于海外家人的传说。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与海外特别是美国亲属的任何联系，都可能被视为“里通外国，投敌叛国”而获罪坐牢。所以，猜想和假设往往会成为一种新闻或常识在亲友中散播。儿时听到的“唐人街”，以为它只是如同任何其它一条街的名字，并不懂它对活在世界地图上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红黑白三原色的时代，我从不知道自1974年由罗曼·波兰斯基执导，杰克·尼克逊，费·唐娜薇，约翰·休斯敦主演的美国电影《唐人街》上映时起，唐人街便频繁地出现在海外商业战场和黑社会的行武斗殴的影视故事之中。直到1997年夏，我初到伦敦，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教父》（1972美国上映，1973香港上映，好像仍在排着队等待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练听力时，才启动了我对唐人街的第一次思索：海外的华人是否也是在如此血腥中幸存下来的？今天欧美的华埠也是源于“黑手党的秩序”？倘若无视与本族人的权势之争，那么对于那些同期漂泊北美大陆求生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英法荷，以及后来的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中国人又是如何在天涯海角被物竞天择的呢？

2008年前往美国宣传我的第五本书《见证中国——沉默的前辈们》，临行前，韩裔美国记者Terry Hong告诉我，美国旧金山的华人侨领乔治·奥为他大家族的每一个孩子都买了一本我的新书，总共25本！他希望我能够抽时间赶往旧金山去与那里的读者见面：华人的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长辈们是怎样在时代的夹缝中闯荡过来的。孩子们不仅离故国甚远，就连离他们每个周末回家同聚的老人们也很远，现代的贪婪和享受正在从我们华人文化的祖根上剥离我们的孩子们。共同的信念和义不容辞感帮助我跨越了时空的障碍，很快我便坐在了奥乔治的身边。

乔治在招待我的宴请中话语极少，为人谦虚，犹如一潭静水，令人完全感受不到他在当地华人中的显贵。然而，在我演讲时，我观察到，乔治的眼睛一次次地被泪水“浇灌”着——会后，他领着几个年

轻人，抱着一摞《见证中国》，请我给他的子孙们签书。临别前，他用双手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谢谢你，欣然，你能听到我们华人在历史沉默中的呐喊，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命运忍耐中的抗争，还有那些我们从不愿意告诉孩子们的疼痛——这本《Chinese Gold》（中国金），是我们蒙特里湾区华人的历史，字字句句都是老辈华人们血泪悲欢的记录，它也许能够回答你所问及的美国华人的问题。

飞行在美国的东西海岸之间的天空中，书中的华人经历所给予我的巨大震撼犹如窗外的风云负载着历史的风暴破入机舱，使得我几次放下书来，从现实的自由和舒适中吸氧喘息！我从来没曾想到旧金山华埠，这个北美洲最古老的唐人街，1840年代成立以来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社区，竟是那般腥风血雨！而我所顿足观赏的“中华门”牌坊，孙中山雕像，退伍军人战争纪念馆，270公斤青铜民主女神复制品，商店，餐厅和小型商场，乃至提供给华人打太极下围棋的广场，都是非常近代的给予——温饱、立足之后的精神空间。

这本书来自于浩瀚的“美国遗忘史”，记载于美籍华人祖辈的茶余饭后，图文并茂在您即将打开的章节之中。

作者桑迪·莱登出生在美国加州蒙特里湾东边的小镇——霍利斯特。在高中时他对体育、数学和物理很感兴趣，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后，桑迪·莱登把自己的学术专业转向了历史。然而，据桑迪·莱登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学校是没有教授亚洲、中国历史的，所谓“世界历史”几乎就是欧美历史。桑迪·莱登是在课余时间发展了他对英译版中日文学的兴趣。之后，当他在高中任教时，桑迪·莱登把这一兴趣延伸到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

1965年，桑迪·莱登获得了檀香山东西方中心的奖学金，全美仅有25个老师获得此奖励。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开始关注关于中国人移民夏威夷的历史。但是他发现，在美国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华人移民史的描述，因此桑迪·莱登决定开发与此相关的研究。时代、漂泊、异域他乡，采集到的华人故事，无一不千丝万缕地牵连着 he 根本无法想象的华人故土。直到1966年，他第一次去香港，参观

边境小镇落马洲时，他才有机会遥遥相望那个被多少美国华人念念不忘的大陆，但是在那个年代他根本不可能进入那个上下一片红的中国。所以桑迪·莱登只能继续在太平洋的彼岸垦荒般地翻找梳理着美国华人移民史。

1968年作为加利福尼亚卡布里罗学院东亚史和美国历史的教授，桑迪·莱登发现中国移民在美国西部蒙特里湾区的开拓进程中承担着不可置疑的角色，但在该区的历史中却并没有关于这些华人的记载。所以他决定补救这段美国历史的“缺陷”，并开始走访蒙特里湾华人社区，收集有关历史图片。而获得华人的信任，使他们愿意讲述自己的家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桑迪·莱登需要争取整个社区对他的信任。而帮助他打开这扇信任之门的便是我认识的乔治·奥的父亲。

奥先生的家族是蒙特里湾区历史的几代见证者，也是第一位在蒙特里创办连锁店的华人。桑迪·莱登与奥家的访谈也构筑了他与小乔治·奥先生的友情，并促成了这本《Chinese Gold》（中国金）的出世。

在这本书中的中国拓荒者们，并不是今天美国西部电影中的那些身着灰黄色皮裤和方格条纹布上衣的人，他们没有落满尘土的大篷马车，也没有在奔驰的骏马上成帮结伙。经水路从夏威夷和香港而来的中国人，身着棉布，扎着长辫，站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翘首东望……从脚下那从来没有被启蒙的“天涯海角”，一点一滴地“蚁筑”着美国的华人天下。

美国华人的历史据说来自于扶桑国的传说，而“确凿史料”却是从1850年后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与大量拥入的华人抗争海洋资源和市场开始的传说和法庭的记录。而其中不难发现，坚忍的中国人在欧洲人开发北美新大陆的“边角料”中寻求着宝藏和扩展着他们生存的空间：那些欧洲人不屑一顾的鱿鱼、鲍鱼、芥菜、啤酒花、甜菜、火药等“垃圾”，和那些白人们不愿屈身俯就的洗衣、挖沟、垦荒、筑水渠、建铁路、食品加工诸行当，牵引着勤劳的华人从

海滩上的棚落，一步步地走向小村、社区，乃至今天蓬勃天下的华人世界！

2012年6月18日下午，美国众议院就《排华法案》道歉案进行口头表决，全票通过。就此，美国国会正式以立法形式对于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历史做法进行道歉。

在此之前，很少人知道：《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执行了60年后才被废除。该法明确禁止华人移民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和拥有选举权，甚至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等。

这个《排华法案》让我想起了20世纪初在上海西方租界门口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我们美国华人的祖先曾经不如美国黑人被奴役的地位！早期的华人移民在美国加州做的是包括挖沟渠和建铁路等最艰苦和危险的工作，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酬却远远低于白人甚至当时没有“人格”的黑人。为了减少美国华人口，美国移民法案一度不仅禁止华人女性移民美国，而且同时禁止华人与其他族裔通婚。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那个排华政策制造了一个怎样的华人的“悲惨世界”！

那些反华的始作俑者们把中国人描写成一群愚蠢的、无个性的、无技能的苦力，不是铁路工就是洗衣工。他们抽鸦片、赌博、逛妓院；他们胆小如鼠，遇事就跑，他们否则便是恶棍和罪犯。中国人之所以可怜无助，因为中国人相信“沉默是金”。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欧美都有类似的政策：禁止华人携带眷属，甚至不准华人女子进入工矿社区，否则以娼妓罪惩处。那些信奉“无后为大不孝”的中国男人们“为经济窘况和移民法规所困，大多数在金山未能成家，孤独地死亡，及死后变为饿殍，更加孤独地游荡，在幽灵的世界里无人照应，无人供奉。”

我是心里流着泪读着书中这段描述的：

他们（骨骸收集人）……取出最长的骨骼，比如说腿骨，找一个那样长度的盒子，有18英寸或是2英尺的宽和深，足够装下一个死者所有的骨骸。他们把所有的骨头从棺木中取出，浸入一个盛有白兰地酒和水的混合液的桶里。然后这些骨头会被用硬刷子磨光，直到几乎发亮。这些处理好的骨骸再包装一下放入那个小些的盒子里。磨光人不会用手去碰那些骨骸，而是十分灵巧地用两根棍子去操作。他们会很谨慎地保护每一根骨头。盛有骨骸的小盒子被钉好及时运回中国，根据每个死者生前的意愿放置在他们的家乡。

美国蒙特里湾区所有的墓地都经历了这种周期性的挖掘，通常是10年的间隔。据一位当地的观察者估计，仅在1913年里约有10000盒左右的遗骨从美国被运回中国。

中国人的文化习俗尽管异样，但是少有像挖掘死者遗骨运回故国这种做法那么强烈地引起社会反应的。其他种族的人们看到中国的骨骸收集人定期地去翻挖墓地都感到十分恐怖，以至于诉诸法律来制止这种操作。在1878年，加利福尼亚州便通过了一个名为《保护公共健康不受死者遗骨挖掘和搬迁行为之妨害的法令》。1878年之后，骸骨收集人必须要取得县级卫生官员的许可才能动手挖墓。这个法令至少也从侧面反映了非华裔人士的一种看法，即把死者遗骨运回中国是华人对美国颇为不满不敬的又一种方式。

1900年至1930年曾是美国华人最黑暗的年代，在美华人人口降到了最低点，然而，几乎没有史料文献解释过因果。由于缺乏教育背景和休闲时光，加之语言的障碍，几乎没有华人移民以第一人称书写自我的经历，去反驳那些异国他乡对于华人习俗和品格的偏见和诋毁，更没有人挥笔论战捍卫华人的立场和观点。华人在西方人的记忆中似乎只有浇着酸甜汁的外卖和堂派帮伙之间杀戮的功夫！一个生自

五千年文明，纵跨五大洲的民族，竟被家门之外的世界忽略得如同海市蜃楼！

终于，我看到了这样一本为华人海外老祖宗们说话的书！可是，又有多少华人知道这本书和书中的“自家历史”呢？在我1997年出国前的中国英语教育出版物中，大多是许国璋英语和口语900句之类的书籍。而21世纪后拥入西方求学经商的中国人，又几乎在古今中外的集成空间里，劳累得没有精力在书店淘寻当地华人的陈事旧影。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我们已被巨变的时代和魔幻般的机遇颠簸迷惑得不省人事了！

结束我那次的美国之行，一回到伦敦便迫不及待地致电与我“臭味相投”的花城出版社编审林宋瑜，她表示出对这本书的极大兴趣和热情。这令我雀跃不已，连忙电邮乔治和Terry，字里行间用了好几个兴奋的脸谱！

正如老乔治·奥先生对作者桑迪·莱登说的：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华人前辈们的精神和意志鞭策着我们，令他们的后人枯木逢春、柳暗花明。《中国金》1985年10月英文出版，风雨了二十四个节气年之后，才峰回路转走上归乡之路：2009年林宋瑜编审几经甄选终于请到移民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翻译家尚玉明先生翻译此书。今年春天，我在收到尚先生的译文初稿时方意识到，他在长达两年的艰辛翻译笔耕中，不仅仅是在完成一个英中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还进行了大量古今史料的核实，中美文化信息的更新，他呕心沥血激扬文字赋予该书在汉语世界中新的生命。尚先生视此举为华裔译者责无旁贷的天职：“我要斟字酌句，争取有一部高质量的华美移民史报告文学书献给中文世界！”

我相信您愿意与我一道，感谢乔治以此书相赠，为我们解答了中国人在天涯海角的一无所有中是如何自强不息的；感谢作者桑迪·莱登如此执著地为我们采集了如此浩瀚的在美华人的历史点滴；感谢译者尚玉明教授，没有他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搭建的这座康庄桥梁，众多的中文读者只能在语言文化的激流边隔岸悲叹；感谢广东花城出版社

为还原华人移民美国的重要历史而作出的积极的不懈努力；感谢书中的经历者们，没有他们，世界知道的中国也许只是印制在一张世界的地图上！

看见我在读此书的一位美国人曾问我：Chinese Gold（中国金）？什么意思？我告诉他：那是一个上下五千年，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都没有能够被掠夺的华夏宝藏，中国金——中国人的智慧、勤劳、忍耐。

薛欣然

2012年8月8日于伦敦

薛欣然：旅英华裔女作家。1958年生于北京。1989至1997年，先后任河南与江苏广播电台播音员。1997年，移居英国，将部分采访素材撰写成书——《中国的好女人们》（The Good Women of China），已在全球以三十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相继出版了其他五本纪实著作。

2004年，薛欣然在英国创办了文化慈善机构——母爱桥（The Mother's Bridge of Love，网址：www.motherbridge.org，国际慈善机构英国注册号：1105543），以帮助中国孤儿和海外华人儿童为宗旨。

薛欣然同时兼任西方多国主流媒体的文化顾问。

译者前言

闪耀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黄金

早在杨百翰大学任教时，我便数次组织并参加过由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及犹他州华人社团发起的每年一度的“金钉节”（Golden Spike Day）纪念活动。这是为了纪念1869年5月10日震撼世界的七大工业奇迹之一，那贯穿北美大陆连接东西两大海洋的美国大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打下最后一颗道钉胜利合龙而特设的庆祝节日。这是一条成就了美国的发展与繁荣的伟大铁路。用筑路工人们的话来说就是：“We built the railroad that built America!”这一壮举标志着美国经济进入西部大开发的狂飙发展时期，并推动美国成为连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世界经济大国。整个工程浩大繁重，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承担西段最艰巨任务的主力是特别能吃苦和特具聪明才智的华人路工，他们曾创造了铁路铺轨史上日推进量的世界纪录。但托起这惊世奇迹的也正是大批华工的惨烈牺牲。从1864年至1869年的5年间，共有近两千名华工在筑路中死亡。内华达山上的

“中国长城”及伤心的“多恼湖”的故事会告诉你：是来自遥远东方的瘦小中国人用尸骨铺就了路基，以血汗浇铸了铁轨。美国大铁路的出世，中国人血肉献功，功不可没！

“金钉节”的感动使我其时撰文数篇（《华人之光，日月同辉》、《美国大铁路》等）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发表，以追念和颂扬华人对美国的伟大贡献及历史功勋。其后我也投入过支持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美国华人众议员赵美心发起的敦促美国国会通过对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道歉案的一系列诉求、请愿及签名活动。但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我的本职使命在示意我去寻找一部由美国的史学家编撰的全面而系统的华人美国移民史，将之译成中文呈奉给全世界的华人，让所有的华夏子孙都了解这一段重要的先辈北美拓荒奋斗历史。2009年深秋我家迁居华人众多的加州之后，我的心更加贴近了 this 意向。就在此时，我收到了原重庆出版社陈黎编辑的邮件。陈黎曾是重庆社以我作为主要译者的美国当代文学巨匠科马克·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中译本再版的特约编辑，我们之间有着很好的了解及沟通。她说，广东花城出版社通过著名英籍华人作家薛欣然女士的推荐，新近拿到一部美国华人移民史书《Chinese Gold》的版权。这是一部由美国历史学教授桑迪·莱登（Sandy Lydon）撰写的，以早期的广东移民为主角，以加州蒙特里湾区为背景的大史书。“花城”译文室主任、编审林宋瑜女士介绍说：“这本书是关于早期华人来到美洲新大陆拓荒一直到后代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曲折历程，而且是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国内几乎没有这段历史的介绍，所以这本书在华侨史上是相当重要的。”“花城”十分重视这部与广东移民息息相关的文史著作，正在甄选译者，希望找到一位既有坚实的中英文功底，又对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皆有深厚了解的人来完成中译本。陈黎推荐了我，林宋瑜欣然接受。而我则是正中下怀。我在给林编审的复信中说：“我们可以说是在互相寻找。因为翻译一本美国的华人史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自信会以足够的热情和笔力来完成这个译本。”于是在2010年的5月下旬，我和花城出版

社签立了为期一年的《Chinese Gold》——《中国金》翻译合约。

从那时起到我今年的4月下旬提交《中国金》的中译初稿已近两年了。回了一趟中国后再坐到萨克拉门托市郊的书房里伏案作全书的审校，至最后呈上终稿时已是8月下旬，确实是严重逾期了。这在我的翻译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因为此书中译所遇到的特殊性也是第一次——一位非华裔的历史学教授来书写华人的历史，虽然它的发生地点在美国，但文化背景和历史脉络仍然是异国的，是在作者长达二十年的资料收集、课题研究和正文写作期的大大部分时间里都谢绝美国人入内做学术调研的“红色中国”。因此，“桑迪·莱登只能在太平洋的彼岸垦荒般地翻找梳理着美国华人移民史。”（薛欣然）。但是这部篇幅几近600页，书写了上下160多年历史的巨著所牵涉到的人物、地点和事件成百上千，查找和求证的资源文献也是累牍连篇，所以出现一些偏差也是在所难免。正如欣然在她的《序》中所言，译者“在长达两年的艰辛翻译笔耕中，不仅仅是在完成一个英中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还进行了大量古今史料的核实，中美文化信息的更新。”比之我做过的其他大大小小的译文，此次我确实是花费了双倍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中国金》的中文版，但是为了桑迪·莱登以一颗金子般的心，穷其二十年的宝贵人生来浇铸而成的这枚文史黄金，这一切——值。

这本有史以来第一册关于蒙特里湾区中国人的研究巨著追溯了一整部华人移民历史——从1850年代初第一批渔民的到达一直到当代社会领军人物所做的杰出贡献。中国人在湾区的渔业、农业、水利、矿业、铁路、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上所担当的角色是如此重要，因而桑迪·莱登热情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倾心打造了一部蒙特里湾区的现代发展史。《中国金》眼界开阔，史料丰富，极大地弥补和充实了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在重拾一段由于疏忽和偏见而被冷落的历史的同时，它阐明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整个奋斗历程，展现了一部辉煌的英雄史诗。这是一个坚毅顽强，敢于牺牲的英雄群体，他们克服着难以置信的艰难险阻，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来追逐“金山”的美国之梦。

这里，我们来读一页书中关于1879年11月17日南太平洋海岸地方铁路在洛斯加托斯到菲尔顿路段的穿山工程赖茨隧道里的山体煤气爆炸事件的惨烈景象描写：

霎时，巨大的轰鸣和冲击震撼了整个的山岭。一片火舌呼呼地冲出道口。听到爆炸的巨响，20名中国工人冲出他们休息的营帐，冲进隧道去抢救他们的工友们。当他们冲到1500英尺纵深处时，又发生了第二次的爆炸。顿时坑内一片火海，似乎整个山体都在燃烧，要将面前的一切毁于一旦。隧道里共有41名中国工人，24人就地殒命，其余17人严重烧伤。

烧焦的皮肉的恶臭混合着泄漏的煤气弥漫着坑道内外。中国人的营帐里摆满了断肢残体的铁路工人。有些人在剧痛中发出阵阵尖叫；有些人则用自己的家乡语乞求一旁救助的同胞赶快杀了他们，以结束他们的巨大痛苦；还有人在向天上的火神祈求发发慈悲，终结苦难。在大多数营帐里点燃着蜡烛，蜡烛的香气多多少少也缓解着那烤肉的恶臭。

救援者们把那些在隧道里丧命的中国劳工的尸体搬出来，沿着铁轨放成一排，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将他们放入粗粗凿就的红杉木棺材中去。在每一架棺木的脚下都燃着一支香烛以驱散恶鬼邪灵。在举行完一个简短的仪式之后，大多数的死者都被葬到赖茨以北一英里许的一块平地上。

即使是华工们如此悲壮的牺牲，如此崇高的奉献也没有被明明白白地记录在美国近代史，甚至是蒙特里湾区的地方史上。但是，桑迪·莱登却将中国人放回在我们史志的特别页面上——他们就像奇妙的水印浮现，给你以百年前那些场面的重现：那运石车推过铁路路轨的节律会迸发出“中——国——佬”的呼唤，从而对我们重新召集起一大群中国铁路劳工的形象：他们手握铁镐、铁锹，拎着炸药，流着大汗，讲着粗话，唱着家乡的小调，忙碌着清道铺路基……瞭望蒙特里海

湾，你会看到系着三角帆的舢板在午后的劲风中掉转船头朝着海滩驶来。小舢板鱼贯而入，靠上沙滩。中国渔夫们就忙着将一天的捕获分拣成类，摆放到船舱后部的板上晒干……在大路两旁的田野里，成百的中国农夫头戴锥形帽，身着棉布衣，点缀着大地。中国人在沃森威尔和萨利纳斯处处齐腰深的泥坑里挖出水柳树根，将沼泽变为良田。在圣塔克鲁斯、沃森威尔、卡斯特罗威尔、太平洋丛林市、蒙特里那些久日前被烧毁后来又重建起来的唐人街上，你会再一次听到华人们的欢声笑语充满在街角、广场和停车场。整个的蒙特里湾区都是对于中国人的纪念碑。桑迪的这部心血之作就是要复原中国移民先驱开拓新大陆，建设新家园的英雄群像，志在以一个史学家的良心去帮助人们了解这些重要的史实。

蒙特里湾区的华人领袖小乔治·奥（George Ow, Jr.），也是《Chinese Gold》英文原著的出版者说：“桑迪·莱登是由上帝拣选来为受苦受难、受虐受压的华人移民们伸张正义的。”是的，一位白人学者，为了华人的移民历史树碑立传，仗义执言，用其事业中天时期最宝贵的大段光阴去收集、整理、织补那些散落和遗失在湾区，在加州的华人生存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一汪壮阔的华人新大陆拓荒奋斗史的浩瀚海洋。这之中凝聚着多么高尚的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桑迪做了我们许多华人学者想为本民族的历史传承去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他的无私付出值得我们投以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其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之奋斗精神而顽强不屈地生存着。他们能忍受一切体力磨难，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对他们来说，比这些更加痛苦的却是情感的压迫和人格的歧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独独针对中国人这一个族裔施行了移民、入籍、通婚、资产、就业等诸方面的人权歧视。而紧随其后的州、县、市出台的地方法规条例更是变本加厉，花样翻新地来虐待和压制中国人。如：不允许华人在街道上用扁担挑物的“扁担条例”，禁止华人在城市广场放风筝的“风筝条例”，限制华人洗衣房在市区操业的“卫生条例”，甚至还有刁难城市华人居住权利的“立方空间条例”。中国